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福　經師　導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興福第八　十四人

竺慧達一　釋慧元二
釋慧力三　釋慧受四
釋僧慧五　釋曇翼六
釋僧洪七　釋僧亮八
釋法意九　釋慧敬十
釋法獻十一　釋法獻十二
釋僧護十三　釋法悅十四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田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礼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礼懺為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剎稍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剎下時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

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申長數尺

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絳下時
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

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
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
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申長數尺
卷則成螺光色炫燿乃周敬王時阿
育王起八万四千塔即此之也既道
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竪一剎施
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為
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
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
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
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
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
長干寺尒後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
世於海口得銅蓮花趺浮在水上即
取送縣表上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
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
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乱藏置河
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
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
欲一見礼拜耳悝即引至長干五人
見像歔欷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
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
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

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袁晉

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當
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

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晉
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
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
達以剎像靈異倍加翹厲後東遊吳
縣礼拜石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
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
疑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
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
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
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
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
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
虔歌唄至德即風潮調靜遙見二人
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
惟衛二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
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
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礼未
甞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礼拜鄮塔此
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
蹠達翹心束想乃見神光焰發因是
修立龕砌群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
畋漁者必無所獲道俗傳感莫不移
信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拓達東西覲

礼屢表徵驗精勤篤勵終年无改後

西漢者必無所獲道俗傳感莫不移
信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拓達東西覲

礼屢表徵驗精勤篤勵終年无致後
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為人性善喜慍无色
常習禪誦經勸化福事以為恒業晉
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
僧飡蔬幽遁永離人途以太元十四
年卒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
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
是寺内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
集衆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
精苦有戒節後絶粒唯餌松栢因登
山鍊銳焉

釋慧力未知何人晉永和中來遊京
師常乞蔬食苦頭陁修福至晉興寧
中啓乞陶處以為瓦官寺初標塔基
是今塔之西每夕標塔基移十餘步
旦取還已復隨從潜共伺之見一人
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力仍於其處
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寺立後三
十年當為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康
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
十都无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
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勅楊法尚李
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

十都无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
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勑楊法尚李

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
道所製五像及戴顒所治丈六金像
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无如
之何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也乃
臂胛肥耳既鑢減臂胛而面相自滿
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
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晋
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
獻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
晋司徒王謐嘗入臺見東掖門口有
寺人擲樗所著處輒有光出恠令掘
之得一金像合光趺長七尺二寸謐
即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
末送出凡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晋興寧中來遊京師
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
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
向守園客松期說王家之園恐非
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
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
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来
化為刹柱受將沙弥試至新亭江尋
覔乃見一長木隨流来下受曰必是

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来
化為剎柱受將沙弥試至新亭江尋
覔乃見一長木隨流来下受曰必是
吾所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竪立為
剎架以一層道俗競集咸歎神異坦
之即捨園為寺以受本鄉為名號曰
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
燕太守劉鬪宅南有豫章太守范寗
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
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人少来好修福業晉
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
師破塢村中始迁域其處起草屋數
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内兩燈忽
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纂如故无所
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
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
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
寺焉

釋僧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
有絶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
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
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又
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
共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
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闍之狀

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
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
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闍之狀
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
顗富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
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
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矜其
遺德會稽孔逭製文翼同遊曇學沙
門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
有韶相灌襘並東岳望僧咸共憩焉
時有釋道敬者本瑯琊胄族晉右將
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
棲于若耶山立懸霤精舍敬後為供
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瓦官寺少
而修身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
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模時晉末銅禁
甚嚴犯者必死宋武于時為相國洪
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
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来手摩洪頭
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无見像
胷方尺許銅色燋沸會當行刑府參
軍監煞而牛奔車壞因更尅日續有
令從彭城来云未煞僧洪者可原遂
獲免還開模見像胷前果有燋沸洪
後以普行卒

令從彭城來云未熟僧洪者可原遂
獲免還開摸見像胷前果有燋沸洪

後以告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人少以戒行著名欲
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
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留
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
告刺史張邵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
邵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
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
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邵即給人
船三日三夜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
時俱進未廟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
容百餘斛中有巨虵長十餘丈出遮
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忽然
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
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
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分取一
而舫已滿唯神床頭有一壷中有一
鼉鋋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
神寂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遇
風水甚利此群蠻相報追逐不復能
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
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
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

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
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
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
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
少許與意為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
去來此寺去此處尋有諸變後時當
好地對天堂易為福業俄為野火所
燒後齊諧及張寅等籍杯度之言語
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
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
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
弥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者地意恐
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泓然清
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
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荊楚亦博通
經論而當以福業為務故義學不得
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
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峯永安諸寺敬
既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
尼咸附諮稟後被勑為僧主訓領有
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弥忽為鬼所打
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
不解橫撓法師眷屬有須悉皆平復

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

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
不解撗撓法師眷屬有須恚皆平復
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
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
襄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
後入葴微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
擕手来歌云葴有道德懽方未央言
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
後入禪忽見一人来云磬繩欲斷何
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今
接得無折損獻出家以来常勸化福
事而捿心禪戒未嘗虧節後不知
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
梁州仍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
師上定林上寺恃通經律志業強捍
善能達極衆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
西遊備屬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聖
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巳
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到于闐欲度
葱嶺值棧道斷絶遂於于闐而反獲
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幷觀世音滅
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兹國金鎚鍱
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別記

佛牙在烏纏國自烏纏来芮芮自来

羅呪及誦遠品又得鑰玄國金鏁鑰

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別記

佛牙在烏纏國自烏纏来芮芮自来
梁土獻賫牙還京五十有五載密自
礼事餘無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
俗獻律行精純德為物範瑯瑘王肅
王融吳國張融張綣沙門慧令智藏
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誡訓獻以永明
之中被勑與長干玄暢同為僧主分
任南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
白文惠太子奉為戒師獻後被勑三
吳使妙簡二衆暢亦東行重申受戒
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習律檢不覺
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
中興僧鍾於乹和殿見帝帝問鍾如
宜鍾荅貧道比昔氣帝嫌之乃問尚
書王儉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
稱正殿坐不儉荅漢魏佛法未興見
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
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氷桓玄等皆
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
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礼而尋竟不行
自尒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
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
者抱拜則太甚稱名亦无嫌自尒沙

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

者抱拜則大甚稱名亦无嫌自今沙
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
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
末年卒與暢同窆于鍾山之陽獻弟
子僧祐為造碑墓側丹陽尹吴興沈
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
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
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
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
撿視寺司即隨語開閣主師至佛牙
坐前開函取牙作礼三拜以錦手巾
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剋
意常苦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
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
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上有藂樹曲
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輙見光明
煥炳聞弦管歌贊之聲於是擎爐發
誓願博山鐫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弥
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
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疎
鑿移年僅成面撲頃之護遘疾而亡
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
辦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
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

臥然擲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
辦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
淑慕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
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吴郡陸咸
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値風雨晦冥咸
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来告云君
識信堅正自然隱有建安殿下感患
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
成就者必獲平復冥理非虛宜相開
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
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
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
懼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
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
追及百步忽然不見豁尒意解具憶
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馳啓
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勑遣僧祐律師
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
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
日寺僧慧逞夢見黒衣大神翼從甚
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
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
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
克成鑿磨將畢夜忽當万字處色赤
而隆起今像胷万字處猶不施金薄
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

兢成鏊磨將畢夜忽當万字處色赤
而隆起今像胷万字處猶不施金薄
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
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
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
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
並提挾香華万里來集供施往還軌
迹寘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
瘳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
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勅為僧
主止京正覺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
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
宋王車騎徐州剌史王仲德所造光
相之工江左稱最州境或應有灾祟
及僧尼横延豐戾像則流汗汗之多
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
北屬群虜共欲遷像引至万夫竟不
能致齊初兗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
驅逼衆僧助守營塹時虜師蘭陵公
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
道人幽繫圍裏遣表偽臺證以助乱
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偽梁王諒鎮
在彭城亦多小信向親往像所使人
拭之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礼拜

至心誓曰衆僧无罪弟子自當營護

在彭城亦多小信向親往像所使人
拭之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礼拜
至心懴曰衆僧无罪弟子自當營護
不使羅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燥
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既欣
覩靈異懴願瞻礼而閑禁阻隔莫由
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
四鑄不成於是改為丈四悅乃與白
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八
無量壽像以申厥志始鳩集金銅屬
齊末世道陵遲復致推斥至梁初方
以事啓聞降勅聽許并助造光趺材
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
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
身四万斤銅融寫已竭尚未至胷百
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
模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勅給
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
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爐側於是飛
鞴消融一鑄便滿甫尒之間人車俱
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
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贊及至開模
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
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
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万准用有餘
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

大錢二枚穗見在衣僧尋不銷鑄並
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万准用有餘
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寔密出
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
像素既成比丘道拓常夜中礼懺忽
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
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
道虔高素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
開頂俄而遥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
觀之倏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
化勅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
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
有埃塵及明將遷像邊有光燄上下
如燈如燭并聞椎懺礼拜之聲入户
詳視揜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
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艑船下催
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
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風香
之瑞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論曰昔憂塡初刻栴檀波斯始鑄金
質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
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衣影
二臺皆是如来在世已見成軌自叔
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
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剎興焉其生
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

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剎興焉其生
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
跡鉢杖唾壺涅洹僧等皆樹塔勒銘
標揭神異於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遠
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
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
者是後八万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
女亦次發淨心並鐫石鏤金圖寫神
狀至能浮江泛海影化東川雖復靈
迹潛通而未章視聽及蔡愔秦景自
西域還至始傳畫疊釋迦於是涼臺
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塔廟與時
競列洎于大梁遺光與盛夫法身无
像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
乃心路蒼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慊切
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金粟
為之生銘丁蘭溫凊竭誠木母以之
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
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
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剎抄慧
力感瑞於塔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
慧顯證於移燈洪亮並忘形於鑄像
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志於牙
骨竟陵為之通感僧護蓄抱於石城
高僧傳弟十三 第十七丈 丑
南以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顯曜京
畿宋帝四鑄而不成梁皇一治而成妙

骨音陽爲之通感僧詠誓捨於石城
畝以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顯曜京 高僧傳第十三卷第十八丈
畿宋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治而形佫妙
相踊而無戯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
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奈
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佛像如佛
身則法身應故入道必以智慧爲本
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辟猶鳥備二翼
儻擧千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
勤哉豈不勗哉
賛曰真儀捨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
懐戀者依現奇表極顯瑞 矜感叢蔵
地踊水泛空飛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經師第九

帛法橋一 支曇籥二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釋曇遷七 釋曇智八
釋僧辯九 釋曇憑十
釋慧忍十一

帛法橋中山人樂轉讀而乏聲每以
不暢爲慨於是絶粒懺悔七日七夕
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稽而
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内豁然即索水
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
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尓後誦

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
洗漱去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
徹里許遠近驚嗟悉来觀聽尒後誦
經數十万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
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
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也有弟子僧扶
亦戒行清高
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
清苦蔬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
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
以師礼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
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
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
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籥
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
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
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為曇籥弟子
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无方後兄
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
宋大將軍於東府齋一往以貌輕之
及聞披卷三契便扼惋神服乃歎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
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麈尾
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
更聞題議者以為相成之道也兄弟

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麈尾
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
更闡題議者以為相成之道也兄弟
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
牘及雜技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
武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
齊肩綜善三本起及大拏每清梵一
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臺
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
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年
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
為梵唄長齋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尋陽柴桑人年二十四
出家止廬山寺素行清貞博涉經典
持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含
奇製無定准條章折句綺麗分明後
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
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万言每
諷詠輒聞闇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
大明二年卒年五十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
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
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低昂睡
魅交至宗則昇座一轉梵響干雲莫
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

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低昂睡
眠交至宗則昇座一轉梵響干雲莫

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
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
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无取
焉宋明忽賞道詮議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
好玄儒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
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
有无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
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狎遷
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曄被
誅門有十二喪无敢近者遷抽貨衣
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
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為湘
州及三吳並携共同遊齊建元四年
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瓦
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覺遷
等抑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
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
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
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
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
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携與同行蕭
寺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

遊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
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携與同行蕭
寺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
國年七十九時有道朗法忍智欣慧
光並无餘解薄能轉讀道朗捉調小
緩法忍好存擊切智欣善能側調慧
光喜騁飛聲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
少好讀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䟭祖
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
步齊初甞之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
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群鶴下集階
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振天
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
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
王夢於佛前言維摩一契同聲發而
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
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著工恒
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明
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
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
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後人
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體辯以齊永
明十一年卒中興有釋僧恭當時與
辯齊名後遂退道

釋曇憑姓楊犍為南安人少遊京師

辯齊名後遂退道

釋曇憑姓楊犍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群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蜀止龍淵寺巴漢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住足製造銅鐘願於未来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鐘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光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蔶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命慧徽僧業僧尚超朗僧期超猷慧旭法曇慧僧胤慧豪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宮商

釋曇辯 一往无奇弥久弥勝

釋慧念 少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碎磕傳寫有法

釋曇辯 一往無奇彌久彌勝
釋慧念 少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碎磕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絲流綿善還國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難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㓛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
浙左江西荊峽庸蜀亦頗
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
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

論日夫篇章之作盖欲申暢懷抱裒
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辞
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
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賛也則
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賛為殊而並以
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奥妙故奏
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為樂設賛於管
弦則稱之以為唄夫聖人制樂其德
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類
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
所憶不懈倦音聲不壊諸天懽喜是
以般遮弦歌於石室請甘露之初門
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
其閒隨時賛詠亦在處成意至如億

以般遮弦歌於石室請甘露之初門
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
其間隨時讚詠亦在處成意至如億
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響於梵宮或
令无相之音奏於篪笛之上或使本
行之音宣筝琴之下並皆抑揚通感
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无以匹其工
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
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
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
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
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
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
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
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
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
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述
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
聲所存止一十而已至石勒建平中
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
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建宋齊
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殷
勤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
例存仿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
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
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

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
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
旨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
是以玄師梵唱赤鷹愛而不移比丘流
響青鳥悅而忘翥曇憑動韻猶令象
馬踡跼僧辯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
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擊石
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皇
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
但轉讀之為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
聲而不文則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
而不聲則俗情无以得入故經言以
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
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命當世
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全聲
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
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怳忽聞之但益
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揜而藏曜百
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
經音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无亂
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
平折放煞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
則流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
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
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鋭清而不擾

則流靡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
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
不滯弱而不野則而不銳清而不擾
濁而不蔽諒足以起暢微言怡養神
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
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
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
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
則號為梵唄昔諸天贊唄皆以韻入
弦管五衆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為
妙原夫梵唄之起亦兆自陳思始著
太子頌及睒等因為之製聲吐納抑
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
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
皆湮沒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謙
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
于今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
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傳覓歷
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籥公所造
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
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
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
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
時沙弥小兒互相傳校疇昔成規殆
無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
論末

時沙弥小兒平相傳校疇昔成規殆
无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

論末

唱導第十

釋道照一　釋曇頴二
釋慧璩三　釋曇宗四
釋曇光五　釋慧芬六
釋道儒七　釋慧重八
釋法願九　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平西人少善尺牘兼博
經史十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
群典以宣唱為業音吐寥亮洗悟塵
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
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
叙百年迅速俄須苦樂參差必由因
呂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齡一切帝
言善久之齋竟別嚫三万臨川王道
規從受五戒奉為門師宋元嘉三十
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
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釋曇頴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
經十餘万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
善誘為先故属意宣唱天然獨絕凡
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
聞而歎曰辞吐流便足騰遠理頴常
患癖瘖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

[illegible]
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頴掌
患癬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
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異時忽
見一虵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
鼠子從屋脫地涎涶沐身狀如已死
頴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涶
又聞虵所呑鼠餘瘡瘵疾即刮取涎涶
以傳瘡上所傳旣遍鼠亦還活信宿
之閒瘡痍頓盡方悟虵之與鼠皆是
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厲節弥堅
宋太宰江夏王義恭叓所知重後卒
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凡官寺讀覽
經論涉獵書史衆妓多闇而尤善唱
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謦
無不妙詣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臧質
並提攜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鎭荊要
與同行後遂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須
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
唱導帝闕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
璩曰天道助順況復為逆帝悅之明
且別覲一万後勑為京邑都維那大
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虢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
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
當世辯口適時應變无盡嘗為孝武

釋曇宗姓虢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
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
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嘗為孝武
唱導行菩薩五法礼竟帝乃笑謂宗
日朕有何罪而為懺悔宗日昔虞舜
至聖猶云予違尔弼湯武亦云万姓
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
陛下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沖
寧得獨異帝大悅殷淑儀薨三七設
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偽恩愛必
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
年叔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泫愴良久
貴異弥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
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
善唱說製睒經新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
性意事五經詩賦及筭數卜筮无不
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日吾從來所
習皆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
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
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
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聲境
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
請遂從命馬車服人力月供一万每
設齋會无有導師王謂光日興導群
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為辭願必自

請遂從命馬車服人力月供一万每
設齋會无有導師王謂光曰舉導群
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為辭願必自
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儀文每執爐
處衆輙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
義陽王旭出鎮北徐携光同行及景
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賫乞
罹以史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
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
善即勑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
六十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
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
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為大衆說法梁
楚之閒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
乃南歸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次无
船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
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
愍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
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語之會得芬
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
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
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為
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
治必驗後病篤服丸人勸之以酒芬
曰積時持服寧以將死虧節乃語弟

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咒
治必驗後病篤服丸人勸之以酒芬
曰積時痾形寧以將死觴節乃語弟
子去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
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
云云
釋道儒姓石勃海人寓居廣陵少懷
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
南兖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為啓
度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
勸人改悪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
言無預撰發響成製元嘉末出都止
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相伯仲
孫等共買張敎兒故庿為儒立寺今
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
八十一時閑心寺有釋僧喜亦唱說
振譽於宋末齊初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
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已長齋菜
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為唱導如此累
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明六年勅為
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
敏識悟深沉言不經勞應時若瀉凡
預聞者皆流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
止凡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
時凡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

預聞者皆流涕信宿增其[illegible]誦後[illegible]
止凡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
時凡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
赤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
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
城願常為梅根冶監有施慎民來代之
先時文書未校慎民遂偽當其負願
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願為
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
伎及蓍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
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
住沈橋以庸相自業宗殼沈慶微時
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
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
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
太祖見之取東冶囚及一奴美顏色
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
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鎖謂奴曰君是
下人乃甚得免耶帝異之即勅住後
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
啓方遂為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
龍飛宗殼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五
戒之師會譙王構逆羽檄嶺南殼以
諮願願曰隨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
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
果如願言殼還豫州刺史復携同行

諮願願曰隨来誤殺人令太白犯南
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勲
果如願言殺遂豫州刺史復携同行
及竟陵王誕舉事願諫亦然願後與
刺史共欲減衆僧床脚令依八指之
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迮
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孝武即
勑願還都帝問願何詐菜食願荅菜
食已来十餘年帝勑直閤沈攸之强
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
怒勑罷道作廣武将軍直華林佛殿
願雖形同俗人而栖心禪戒未甞戯
節有頃帝崩照太后令聽還道太始
六年抜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
願居之齊高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
憂每以諮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
言及高下帝即位事以師礼武帝嗣
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遣兄喪啓
乞還鄉至鄉少時
勑旨重疊願從出憩在湘宮鑾駕自幸
降寺省慰願去脚疾未消不堪相見
帝乃轉而去文恵太子甞往寺問訊願
既不命令坐文恵作礼而立乃謂願
曰篠吹清鐃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願曰
昔菩薩八万妓樂供養佛尚不如至
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

日藤吹清鐃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願曰
普菩薩八方妓樂供養佛尚不如至
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
兼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
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礼願往
必直前無有適白咸致隨喜日盈方
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礼
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散餉魚鳥
或貨易飲食賑給囚徒與功立德數
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率自心
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為
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
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
飯蘿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
下風煙燄必及弟子欲轝願出寺願
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皆心歸念
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
年年八十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
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啓帝度二十
人鏡即預其一也事法願為師即得
入道履操氷霜仁施為懷曠拔成務
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
宣王厚相礼待鏡摧心弘道不拘貴
賤有請必行无避寒暑財不蓄私常
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

宣王厚相礼待鏡捨心弘道不拘貴
賤有請必行无避寒暑財不蓄私常
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
以居之鏡為性敦美賞接為務故道
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
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
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凡官道親彭
城寶興者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
韻草言非忝前例傾衆動物論者後
之今上為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
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盖以宣唱法理開導衆
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
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極事資啓
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雜序諸
緣或傍引辟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
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輙自昇
高座躬為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辯
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
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
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
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則
無以適時非才則言无可採非博則
語无依據至若響韻鍾鼓則四衆驚
心聲之為用也辭吐後發適會无差

辯之為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横逸才

語无依據至若響韻鐘鼓則四衆驚
心聲之爲用也辞吐後發適會无差

高僧傳卷第十三 [illegible]

辯之爲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横逸才
之爲用也商攉經論採撮書史博之
爲用也若能善玆四事而適以人時
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无常苦陳
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
綺綜成辞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
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
近局言辞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
而興可謂知時衆又能善説雖然故
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
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
二伎雖於道爲末而悟俗可崇故加
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
夕旋繞周行烟蓋停氣燈帷靖燿四
衆專心叉指緘默尒時導師則擎爐
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无盡
談无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
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
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
敘哀感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
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
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鐘漏
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
人迫懷抱載盈戀慕當尒之時導師
[illegible]

談无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
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
果則已示来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
叙哀慼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
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
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鐘漏
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
人迫懷抱載盈戀慕當尓之時導師
之為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
皆以賞悟適扶斜立信有一分可稱
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
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
然才非己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
見紕謬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唱
習致使魚魯淆乱鼠璞相疑或時礼
拜中間懺疏忽至既无宿蓄恥歌屈
頭臨時抽造謇棘難辯意慮荒忙心
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謦
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途啓齒施
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佛之教既
絶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
吹之譏終致代匠之咎若然豈高僧
傳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